

中西交通的开始

欧阳莹之

前 330 年，亚历山大带领马其顿军队，从地中海到中亚，歼灭以前盘踞的波斯帝国。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拉，他娶了土著罗珊作一生仅有的皇后。然而，他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而涉足今天的中国疆域。

假如亚历山大来到东土，他会发现一个很对脾胃的局面：兵马往来，战国七雄打个不亦乐乎。他东行，会先进入七国中的位置最西的秦。秦国位处今陕西，五百年来坐镇长达一千公里、日后成为丝路东段的河西走廊的东边门户。西来客到中国必先经过秦地，难怪他们叫中国作“秦那” China。



前四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局势。

前 221 年，秦灭六国，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朝。秦朝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，灿烂一时，但转眼即亡。承继秦制的汉朝维持了四百年。秦汉皇朝的眼界阔大，向世界开放。前 138 年，西汉遣张骞出使西方，寻求抵抗匈奴的盟友。张骞远涉巴克特拉（汉称大夏），带回关于西域的丰富知识。根据他的情报以及“断匈奴右臂”的提议，汉朝努力经营西域，置西域都护，是中国第一次统治今天的新疆省。西域平靖，加上汉朝对西方的积极外交，激发货品交流。日后叫做“丝路”的跨洲贸易开始成形。中国的丝绸大批出口，逐渐西流，传到地中海时，正值罗马内战、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。

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后，本来多才多艺的皇朝官僚逐渐变成清一色的儒家士大夫。皓首穷经的东汉儒生眼光狭窄，不屑对外交易，痛恨国防经费，不顾匈奴肆虐，动辄鼓吹闭玉门关、放弃西域。幸而他们未能完全窒息汉人的胸襟。班超拒绝背弃刚赢得的盟国，抗拒撤退令，留在西域为汉守诺。他组织西域的人力物力，奋斗二十年，终于驱逐匈奴，重开丝路。前 97 年，班超身为西域都护，派甘英出使大秦；大秦是汉人对罗马的称呼。甘英到达中东的两河流域，临大海，被当地水手阻吓，未睹大秦而还。他来得早了一点；假如迟 18 年，他可能碰上罗马皇帝图拉真亲征两河流域的帕提亚，把帝国疆土扩至顶峰。不过日中将仄，汉朝和罗马帝国不久就开始收缩了。



一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世局。黄线代表初成型的丝路。

班超平定西域，西方使节络绎前来，其中有来自前所未闻的蒙奇¹。据西方记载，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时（118-138 年），马其顿籍的商人提廷安纳斯东行至帕米尔，并派从人前往丝人之国²。不过他们若带回有关丝国的情报，也未受到四世纪罗马首席史笔阿米亚努斯的注意，他仍然依照旧闻传说：“丝人享受和平生涯，从不知军戎战伐。因为温柔的人们喜爱安逸，所以他们从不与邻国为难。他们的气候健康可人，天青风和。他们的树林光线充足，树上经常洒水，生出一种羊毛也似的物质。把它浸水，可抽出极细的线，纺之而成丝。从前只有贵族才用的丝，如今不分贵贱皆可获得。丝人节俭过人，生活安静，避免与他人交接。当陌生人过河来买他们的丝线或其他产品，他们陈列货物，不用言语，只用眼色定价。他们如此制约，就算拿不到交换物品，也白白交出他们自己的货物。”³

甘英出西北前往大秦不遇之后 69 年，有自称大秦使者的人从东南到来，登陆汉朝南端的日南，即今天越南中部。范曄《后汉书·西域列传·大秦列传》载：“其王常欲通使于汉，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，故遮阂不得自达。至桓帝延熹九年 [116 年]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瑇瑁，始乃一通焉。其所表贡，并无珍异，疑传者过焉。”⁴ 象牙等物不见于范曄开列的大秦特产清单，反而是南海一带的产品，难怪他起疑。罗马方面，学者没找到任何遣使丝国的记载。罗马人一般除了下令警告，不屑遣发外

交使节，别说遣使觅新邦交了⁵。116年值罗马皇帝马库斯·奥勒略·安东尼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在位五年。“安敦”可能指他。然而罗马皇帝喜欢自我宣转，其面貌名号压上银币，众所周知，远扬海外，容易被投机家冒名利用。这等投机家，汉朝也见过不少：“奉献者皆行贾贱人，欲通货市买，以献为名。”⁶那个在越南上岸的“罗马使者”，想也是同一类人。

以上两则是两汉和罗马帝国的直接交通的仅有记录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可能是假。不过，两大帝国之间，间接的交往却是不少。对这交通，西域诸国、帕提亚帝国、长途商人，甚至匈奴，都功不可灭。

-
1. 《后汉书》 88: 2910.
 2. Ptolemy, *Geography* 1.11-12; 1.17. G. K. Young, *Rome's Eastern Trade*, Routledge (2001), pp. 188-91.
 3. Ammianus 23.6.67-8.
 4. 《后汉书》 88: 2918-20.
 5. W. Ball, *Rome in the East*, Routledge (2000), p. 400. Y-S. Yü, *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*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(1967), pp. 159-60, 175.
 6. 《汉书》 96 上: 3886。